

围炉夜话 周广玲

角落里的灯



煤油灯。

那盏灯，静静地待在角落里。我缓缓拧开油盖，把油倒入灯中。刹那间，火苗像是从长久的梦境中骤然苏醒，“呼”地一下蹿了起来。一开始，火苗微微晃动，随后逐渐明亮，仿佛从漫长的沉睡中重获生机。那散开的光晕，依旧如往昔一样温润柔和，犹如老旧粗布经过时光的打磨后呈现出来的温软质感。

这盏灯，曾在过往的无数个深夜里静静燃烧。灯光渐渐扩散，童年的画面也如老电影般在眼前展开：灶台上水汽氤氲，母亲系着素色头巾，正往冒着热气的大锅里下来；父亲蹲在一旁，捧着粗瓷碗喝着浓茶。我借着灯光趴在小木桌上认真做作业，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，每一笔都浸染着灯光的温度。那灯光如薄雾般轻柔，笼罩着我们一家人的身影，将我们温柔地包裹在这间昏暗的屋子里。

这盏灯，不只是一件普通的照明工具。它是岁月的见证者，承载着许多回忆。灯芯上跳动的火苗，像时间的长河在黑暗中静静流淌，照亮了厨房里升腾的热气，也映射出母亲额头上细密的汗珠。灯光下，父亲茶杯里的暖意，如同灯火般温暖，驱散了无数个寒冷夜晚的凉意。

这盏灯，像是被遗忘在时光里的另一个我自己，安静地记录着那些常常被忽略却从未消失的瞬间。它虽然沉默，却仿佛看透了生活的起伏，见证了我们的喜怒哀乐。

时光飞逝，父母后来都搬到城里居住，老屋已空无一人。这盏煤油灯，被遗忘在角落里，就像深埋在记忆里的一粒种子。

去年，我回老家时，母亲特意叮嘱我找找那盏灯，如果还在的话就带回去给她。如今，这盏灯又亮了起来，光芒依然那么柔和温暖。熟悉的光晕在眼前缓缓散开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。我

望着跳动的灯火，似乎又看见父亲在悠闲地品着浓茶，母亲掀开锅盖时升腾的热气。几缕灯光从旧门缝中透出来，在夜色中形成朦胧的光影。这些细碎的光，仿佛在静静诉说时光的流逝。那些逝去的岁月并非完全消失，只是静静地沉淀在记忆深处，等待着被重新唤醒。

这盏灯又亮了起来，不仅照亮了房间，也唤醒了过去的记忆。那些旧时的灯火其实一直都在，只是藏在记忆里。当灯再次亮起，仿佛能融化时间对记忆的封存。

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盏永不熄灭的灯，即使时间流逝，它也会在某个时刻重新亮起，让过去的一切在光亮中重现。固

流金岁月 吴建

观荷

最近极少出门，闲着无聊，忽然想去荷香民俗园看看。这个盛夏季节，那里一定已是荷香满园了。

上午10点，我进入园内，放眼望去，长方形的千亩荷园被田田荷叶覆盖着，犹如一座巨大的绿色宝库。一条条曲折迂回的游览栈道，将荷园分割成一块块或大或小的荷塘，大的有两三亩，小的仅有十几平方米，远眺像一幅幅大大小小、隽永明丽的水墨丹青画。荷园四周，围着垂柳和水杉树。垂柳婀娜多姿，水杉蓊郁郁，为偌大的荷园镶上了一道道翠色的绿边。

荷园里静悄悄的，三三两两的游人或在拍照，或在游览。我慢慢地走着，有时低下头，细嗅着粉红的荷花淡淡的清香。阳光不扰，微风不语，我且受用这满园氤氲的荷香好了。

密密仄仄的荷叶，挨挨挤挤相依相拥。微风轻拂，有的荷叶被支棱得翘了起来。万荷流翠，比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还要壮观。重重荷叶，有的犹如一把高擎的雨伞，有的像一个青色的玉盘。我想起小时候，夏日到村里的荷池玩耍，摘一枝荷叶顶在头上，既遮阳又凉快。一枝枝莲蓬点缀其间，或傲然卓立，或隐于荷叶间，如瓔珞，似碧玉，凌波摇曳，千娇百媚。朵朵荷花更是妩媚迷人。红荷娇艳飘摇，如亭亭少女，媚态可人。白荷晶莹剔透，玉洁冰清，濯清涟而不妖。盛开的荷花，如婀娜多姿的妙龄少女般羞涩矜持，旁边随侍的荷叶就像护花使者，簇拥着



夏日荷塘。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

这个美丽精灵，随风摆动。

含苞欲放的荷花仿佛初生的婴儿，娇嫩可爱，憨态可掬。一只蜻蜓立于荷叶上张望，似乎在寻找小伙伴，蜜蜂边曼舞边“嘤嘤”吟唱，小青蛙在荷叶间跳来蹦去，好像栈道中拿着莲蓬雀跃的孩童。清风徐来，碧绿的荷叶翩翩起舞，游鱼戏水，时隐时现，是活灵活现的古诗意境：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，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……徜徉在这碧波翠绿之中，好似进入一种“菡萏水中开，人在画中游”的美妙仙境。荷塘上氤氲着缕缕暗香，随风袭来，沁人肺腑，令人顿觉神清气爽。

走过小桥，来到一块青青的草地，一尊“荷花仙子”的雕塑伫立在眼前。这位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的荷花仙子，丰姿绰约，亭亭玉立。

在亭子间小憩，听到园里的欢声笑语，越过密密的荷叶飘过来，我不禁想起宋代诗人张文潜的《莲花》：“平池碧玉秋波莹，绿云拥扇青摇柄。水宫仙子斗红妆，轻步凌波踏明镜。”

从亭子间出来，我打开手机搜索《荷塘月色》这首歌，调低音量，一边走一边听“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……”暖风吹拂，身旁的荷叶与荷叶耳鬓厮磨，呢喃细语。固

市井烟火 吴娟

腌芥菜

去超市买菜，柜台上摆放着新鲜的芥菜疙瘩，又把我带回那段质朴又美好的岁月。

小时候，老家的院子后面有一片不大不小的菜地。每到芥菜生长的季节，那一片芥菜便在微风中舒展着嫩绿的叶片，像是大地捧出的翡翠。

母亲对这片芥菜格外上心，每日都会去查看它们的长势，仿佛在守护珍贵的宝藏。

收获的日子终于到来了。吃罢早饭，母亲就带着我走进那片菜地。她熟练地将芥菜挖出，我跟在后面，把芥菜整齐地码放在箩筐里。绿油油的芥菜叶上还带着清晨的露珠，晶莹剔透，似乎在为自己的出土而雀跃。

回到家后，母亲拿出一个大塑料盆，先把芥菜疙瘩洗净，削去皮后切成细丝，接着放置在簸箩中晾上一宿，次日便能腌制了。

第二天，母亲将八角、花椒放在热油中炒，再加入姜丝、蒜片、干辣椒，翻炒至飘出香味，然后把芥菜丝倒进去，最后添上盐、醋和酱油翻炒数下。她趁着热气，将芥菜丝装进晾干的坛子里，密封坛子后放在阴凉处，两周左右后便能吃了。

在我的期盼中，腌制的芥菜总算能吃啦。母亲打开坛子，一股浓郁醇厚的香味瞬间弥漫整个屋子。母亲从坛子里夹出满满一盘，淋上些芝麻油，再烙些烙馍卷芥菜，那味道好极了。刚腌好的芥菜有独特的冲味儿，但恰恰是这味道，让人吃过之后顿感身心舒畅，难以忘怀。

有一次，我没啥胃口，不想吃饭。母亲就给我弄了点腌芥菜。伴着芥菜的清爽与脆嫩，那碗饭我吃得可香了，腌芥菜简直堪称“下饭神器”啊！

作为“60后”的我，对腌芥菜可谓

一往情深，从小到大从未吃腻过。

上小学时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母亲腌制的芥菜疙瘩成了我的最爱。下午放学后，我和小伙伴一起到地里割喂猪的草。出发前，我经常从缸里捞出两块腌好的芥菜疙瘩，再拿上一个红薯面馒头，挎着篮子出发。吃一口馒头，再咬一口芥菜疙瘩，边吃边走，惬意极了。高中时，每周从家里返回学校，我都会带上满满一大瓶腌芥菜，分量足够吃一周。

后来，我渐渐长大，离开了老家，但腌芥菜的味道却始终萦绕在心头，成为生命里的眷恋。每次回老家，母亲都会给我她亲手腌制的芥菜。那熟悉的味道里，饱含着母亲的关爱，也藏着那段回不去却无比珍贵的少年时光。固

如歌行板 黄静

晚霞

下班回家途中，我偶然抬头，只见天边正铺展着一场盛大的晚霞。那光芒像是有生命一般，一点点向上蔓延，先是浅浅的蜜桃粉，接着是浓郁的杏黄，最后竟染上了热烈的赤红，仿佛一幅巨大的油画。云朵不再是单调的白色，有的像燃烧的火炬，边缘镶着金边；有的像轻柔的羽毛，被染成渐变的粉紫色，薄得仿佛一吹就散。这一刻，我一整天的疲惫，好像被绚丽晚霞吸走了一般，心里变得前所未有的宁静。我没有拿起手机拍照，只是静静地看着，它提醒了我，大自然的美，无时无刻不在，只要你愿意停下来用心感受。

在电视剧《去有风的地方》里，许红豆在好友离世后十分悲伤。不久，她来到云南大理的有风小院生活。她时常在小院里发呆，注视远处苍山被夕阳染上缤纷色彩。印象最深的一幕，是许红豆和谢之遥并肩坐在田埂上，望着太阳缓缓落下，金色的光芒撒在他们身上，也撒在远处的稻田上，让一切都镀上一层温柔的光晕。晚霞带着治愈的力量，让她在离开小院时，将内心的伤痛变为继续前行的希望。

晚霞是大自然写给人间的情书，更是我们在平凡生活中与世界温柔相拥的证明。固



海口新海港晚霞。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摄